

走進父親的花園

IN MY FATHER'S GARDEN BY KIM CHERNIN

我父親有一個花園，就在我們家的後院，花草長得非常茂盛。但是這個花園在我們家，就像是一塊被塵封的禁地，不能靠近。在家裡，我這個女兒是屬於我媽媽的，這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不會去管爸爸的花園，也不懂他在那裡做什麼，雖然每天晚飯後，我和爸爸洗完碗盤，他就一頭栽進他的花園裡。

■ 〈紐約時報〉所推譽的作者 - 金·雀妮 著

■ 廣梅芳 譯



走進父親的花園

IN MY FATHER'S GARDEN BY KIM CHERN

我父親有一個花園，就在我們家的後院，花草長得非常茂盛。但是這個花園在我們家，就像是一塊被塵封的禁地，不能靠近。在家裡，我這個女兒是屬於我媽媽的，這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不會去管爸爸的花園，也不懂他在那裡做什麼，雖然每天晚飯後，我和爸爸洗完碗盤，他就一頭栽進他的花園裡。

■〈紐約時報〉所推譽的作者 -金·雀妮 著

■ 廣梅芳



走進父親的花園／金·雀妮 (Kim Chernin) 著；廣
梅芳譯。-- 初版。-- 臺北市：探索文化：民 89

面； 公分。-- (輕清文學：1)

譯自：In My Father's Garden :
a daughter's search for a spiritual life

ISBN 957-615-252-6 (平裝)

874.6

87004915

In My Father's Garden: a daughter's search for a spiritual life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ourcebook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Discovery Culture Co., Ltd.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57-615-252-6 (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輕清文學 01

走進父親的花園 In My Father's Garden

作者／金·雀妮 (Kim Chernin)

譯者／梅廣芳

社長／劉庭余

特約校對／王蘭芳

業務部／蘇宏浩 (主任) · 徐華谷 (組長)

讀者服務／徐千晴

出版者／探索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5段211巷26弄11號

電話／(02) 八六六三一八〇

傳真／(02) 二九三二六四一一

E-MAIL / dos123@ms8.hinet.net

總經理／探索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02) 二二一八七二六三

傳真／(02) 二二一八九四九五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六四三〇號

初版／一九八九年八月

定價／一八〇元

輕清文學（緣起）

走過鄉間小路，蹦跳的蚱蜢是阡陌恩寵的驚喜；倚窗臨眺，拂面而過的微風是金黃色夕陽的手。

在白色的廚房裡忙碌的是漫天紛飛的奶香；在夜裡輕叩窗扉的是絲綢般的銀色星光。

生命是流動的泉水，生活是愈沈愈醇的酒香。

我們期望帶給讀者的是人類最原始的感動，來自純樸的文字、真誠的故事和每一份認真及喜愛的用心。

讓奔碌的心留在門外，還我一個沈靜的喜悅，也許在每一個心靈的角落，我們將發現的屬於自己的天堂。



序

在落花中的影子

我父親有一個花園，就在我們家的後院，花草長得非常茂盛。但是這個花園在我們家，就像是一塊被塵封的禁地，不能靠近。在家裡，我這個女兒是屬於我媽媽的，這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不會去管爸爸的花園，也不懂他在那裡做什麼，雖然每天晚飯後，我和爸爸洗完碗盤，他就一頭栽進他的花園裡。





我是我母親的女兒——這代表了我像她一樣的脾氣暴躁，熱衷革命，是那種你可以在抗議遊行中找到的人。在我們的房子裡（正確地說是我母親一個人的房子），我們開會、讀報、看新聞。吃完晚餐後，在清乾淨的餐桌上摺政治傳單，寫信封，貼郵票，辯論馬克思主義，和討論國外發生的政治議題。我們家的電話通常放在餐桌上，我媽媽，一個政治領導人，總是在那裡接黨部的緊急電話。在早晨，我可以看到她在廚房裡用肩膀夾著話筒，拖著長長的電話線，一面準備我們的早餐，一面下達命令和指示政戰計畫。我曾說過很多有關我媽媽房子的故事，但從來沒提過我爸爸的花園。我很清楚我如何受到我媽暴躁脾氣的薰陶，但是我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卻找不到我爸爸給我的任何影響。

在花園裡，人很容易就接觸到大自然，感受到它偉大的力量。然而我們不需要刻意去避諱這種感覺，也不需要把這些感覺解釋得冠冕堂皇。因為這些感覺，很快的就會隨著我們離開花園，跟鏟子耙子一起被鎖在儲藏室裡。

我的意思是說當你用手挖土，跪在地上播種時，你的手和膝蓋與大地接觸時，所有的那些感觸，它們稍縱即逝，就像是隱藏在一朵落花的影子中。無論如何，這些風花雪月的想法，在我媽的房子裡是不受歡迎的。在媽媽的房子裡，我們想著的是如何能壯大聲勢，覺得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以人民為出發點來衡量事物，奉獻一切給黨。

我爸爸的花園則是一個微妙而具顛覆性的地方。在那裡，我父親有興趣的似乎只是大自然的法則，是那種使小草種子長成草地，櫻桃由生硬到成熟的智慧。在花園中，人們注意到的是生生不息的重要，是要耐心去等待大地的甦醒，實踐那些渺小而繁重的工作，以迎接一次豐富的收成。

每一個家庭都有他自己一套教育後代的觀點，以它來作為小孩的床邊故事，解釋這個世界。然而在我家裡這點很分歧的：一部份已在地面上茂盛地壯大，另一部份則是小心謹慎地深藏在地底。如果當兩種觀點都被宣示時，可能會引來一場戰爭，房子的價值觀會進軍花園，而鎮壓住它的真實。但事





實是：爸爸的花園卻從來不會侵犯媽媽的房子。

當你以為花園是被遺留在外面時，它們正用著一種獨特的方式向裡面生長。長大之後，我發現父親的花園早已在我心裡生根，我比較像是我父親溫和而愛做夢的女兒，而不再是母親的那個脾氣暴躁女兒。因為這個發現，我面對了一個新的挑戰，試著在母親的好戰和父親的慈愛中取得平衡點。這種挑戰是自父母親傳承而來的，當然他們並不會知道。

我正準備思考一些由父親的花園裡衍生出的想法，這些想法在媽媽的房子裡是不可思議的。正因為這種衝突使我需要幫助，這就讓我想到了威廉詹姆士，一位充滿奇想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

「如果要以一種廣泛且通俗的方法為宗教生活定義的話，可以形容它包含了對未知秩序的信仰，及和諧調整自身的能力。這種信仰及調整是一種靈

魂對宗教的態度。」

一個二十世紀末的懷疑論者跟我有什麼關係？自從離開媽媽房子的這幾年，我一直跟隨著頹廢而智慧的時髦，也就是採取什麼也不相信的論點。我學過馬克思、容格、佛洛伊德和女性主義，曾冀望其中的任何一個可以解釋人類命運的祕密，可以釐清我們為什麼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迷惑。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我學會調整自己，慢慢醒悟，再也不需要真理，也能勇敢的活下去。或許這就是成熟的意義——什麼都不相信，繼續過日子，繼續懷疑著為什麼要在乎這一切。辛勤工作，把自己奉獻給朋友和家庭，以莊嚴的態度看待「死亡」這個生命的搗亂者。去體會另一種世界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震撼。

然而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情形，它就在花園中發生了。這個經驗挖掘出已深植在心中那對於不可知的信仰。透過這個信仰，我希望能夠在父親的





花園和母親的房子中達到和解。

詹姆士對此有一段很有趣的評論：

「我們一般對於個性的轉換，就像我們從一個目標到下一個目標，並不稱作『轉變』，因為它們都很容易被取代；但是當某一個目標很固定的成長，進而把生命中其他的對手都驅逐的時候，我們傾向於稱它為現象，並且開始懷疑它是一種『變化』。」

我以前認為在靈性道路上的人是都從現實世界抽離而隱居在悲哀的樹林子裡。他們焚香，唱禱，落髮，打坐。但是如果這條靈學的路不是把人帶離，而是帶回這個世界，並且要以新生的力量來改變這個世界，組合這個世界，並救贖它——這些想法不會出現在母親的房子。我從來沒想過這些人可能會成為我們的同志（它是被禁止的異教想法）。

所以現在試著融合這兩種想法的我到底是誰？我和一個心愛的女人住在比佛利，她有一個花園，長滿白玫瑰、山茶花和茂盛的西番蓮。從我們家可以遠眺舊金山、金門大橋、塔瑪帕斯山丘。地板是一種深紅色的非洲木。我們在早上寫作，下午做訪談，對象多半是生活面臨困擾的女性。她們其中有一些對於靈性生活有興趣，有一些聲稱她們自小就有靈性的經驗。

我生活的基本架構已經維持很多年沒改變了（房子和家、伙伴、聆聽人們談論他們的生活），我的寫作生活也是如此。在森林裡散步，聽歌劇，特別是當卡拉斯（Maria Callas）、瑪菲塔諾（Catherine Malfitano）、費格斯達（Kristen Flagstad）和巴托利（Cecilia Bartoli）唱的時候。聽音樂曾是我禮拜的方式，讀詩是我祈禱的形式。

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寫過：「冬天的下午，一束光芒帶著教堂音樂壓下來。它帶來天堂般的痛楚，找不到傷口，但帶來內在的改變。」





這些句子都和我最近在花園的經驗相符：這一束光芒，它帶來苦惱，而它的意義帶來內在的改變。狄更生也有過她的改變。她以前的室友形容她是「很在意服裝，總是精緻而整齊……〔她〕總是會收到花。是學校裡最聰明的人之一，從她的生活和個性一點都看不出來她將來會隱居」。最後，她和她的狗卡蘿，在她父親的花園裡散步，她為家人烤麵包，從她的窗子觀察村民的生活。當她看到胡桃樹開了花，就想到天空都充滿了花絮。有些人說她愛上了她的嫂嫂蘇·狄更生，她就住在她隔壁。我可以想像她愛著蘇，並且對神秘的上帝有狂熱的愛，雖然從傳統的眼光來看，她不算信徒。

她描寫她的家人「除了我，他們都有宗教信仰，每天早上對著天父禱告。」而她自己卻對於在果園裡那種「安靜的紛擾」非常熟悉，並對於極樂所知甚多：「慢慢的過來，亞當，」她指出。「你未點化的雙唇，害羞地啜著茉莉花，就像這隻暈眩的蜜蜂一樣。」我覺得她了解這種大自然的秩序，就如同聖泰瑞莎那種微妙的感應，也像海得嘉·凡·賓根所知道的——她是

一位中古世紀的修女，她的詩及音樂在最近再度受到歡迎。

這些女人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也許希望透過她們，可以偷渡出我心中關於神祕經驗的態度；就像我無法在母親從屋內投射的注視下，坦然接受自己從父親花園裡承襲而得的天性，並可以不必對此感到抱歉。

關於花園和我父親隱藏天性的幻想是從哪裡開端的？我為這個世界憂慮。甚至在好日子時候我還是很憂慮。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散步，我會突然想到，有一些人正睡在電報大道上，而我很確定我不喜歡在這種寒冷的夜晚露宿街頭。另一天，我開始擔心臭氧層，擔心家旁邊山丘上的青蛙消失，擔心因為蓋新高速公路而產生的鉛污染泥土，擔心被毒販槍殺的鄰家小女孩。我看到這個小女孩從報紙的頭版上略過去。也許這一切會發生都因為我的生活開始像一個漂流在船難海域上的特權小島。當我發現外面的人日子是很難過的時候，我內在的寧靜也很難繼續下去，開始會因為不知如何去幫助他們





而焦慮。

通常我不認為焦慮就可以幫助這個世界。但它可以使你覺得自己蠻有品德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伙伴芮內特、及我們的朋友愛美和路易絲正高興地準備去一家很時髦的餐廳。我們都打扮得很整齊，一看就知道剛剛看完歌劇。就在我們停好車的時候，我發現路邊的一個門口，有個滿頭灰髮、帶著一捆碎布的老婦人蹲在路邊。那一天應該是晚秋，我穿著新的西雅圖手工羊毛外套，很開心地經過那裡，一切就是這樣，我們的生活就依著它的路子很奢華地走著，而她的生命就在她蹲著的門邊停滯著。就在我們的繼續往前的時候，她的就停在那邊，兩種生活就像兩條平行線從來不曾交會，甚至在永恆中也沒有可能。我們繼續去享用晚餐、歡笑、大吃一頓，喝瓶上等的紅酒。但是我的心卻沒參與這一切，因為我的心已經停在那老婦人的門口了。我一直猜她的生活出了什麼問題，雖然我並沒有停下來，也沒幫助她，可是我

吃晚餐的時候，卻覺得對得起自己，因為起碼我有為這件事而憂慮。

我們四個都不是壞人，當我們停止歡笑的時候，我們會為了這個世界憂慮，我們甚至在那個晚上談論這個問題。那晚，我吃了半份水煮雞，並把另外一半打包給那個老婦人。可能因為沒替她點完整的一份餐，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以致後來把打包的雞忘在餐桌上。

憂慮是關心的一種形式。甚至有幾次，憂慮突然喚醒了它自身，而開始相信它可以允諾這個世界什麼。它就發生在我身上。它使我認知到花園本身，是可以主動的參與這個世界，只要有人這麼認為。所以我來到花園修剪薰衣草。

時間一點一點地消逝，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感覺到一種熟悉的焦慮。通常因為這種感覺帶著一些渴望，一種混雜著希望和期待的痛苦。我解釋它為對於我死去姊姊的思念，是一種事過境遷，懸而未解的悲傷。這次很突然的，我捨棄這些解釋。「承認吧！」我發現自己說，「妳的靈魂已經被攪





亂，因為它知道在這個花園裡有一個『現象』。它感覺到了，注意到這個現象，並對它有所回應。」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常想到這些現象。上蒼，就像是內在經驗，心靈事件。我嘗試把它們看作心理狀態，否認它們有超越人類疆界的「外在」實質性和存在性。然而這一次在花園當中，內在和外在的界限瓦解了。我覺得我可以直呼這種內在的渴望——靈魂，我可以感知到它在黃昏和晚上交界時，飛經過這個花園。

當然，我並不知道這個「現象」到底是什麼。它很難以言喻，我試著全神貫注地看那不可見的動作，傾神聆聽那聽不見的聲音。不管它到底是什麼，如何惱人的難以言狀，它還是來了，越過紅木的頂端，穿過樹枝間盛開的棗花，以犀利而華麗的冷峻劃亮了天空。花園因為明顯的重力而沈靜下來。一絲訊息，隨著一片不可見的落葉，不經意的或可能是小心翼翼的擲出來。我站在那裡，既害怕又狂喜地觀察這個訊息。在這團混亂中，我們並不